

去敦煌,是我长久以来心心念念的事,尤其在读了余秋雨的散文《道士塔》之后。

国庆节前的一天,爱人问我愿不愿意去敦煌,我一脸懵,我可从没有跟她说过自己的期盼。原来,她的大学同学相约,趁着国庆节去酒泉和嘉峪关一带游玩,她想带我去透透气。

自然,我们便简单收拾了一下,登上列车,朝敦煌去。

这次的旅程,从甘肃最东南,向陇地最西北。我们穿越关山,涉过黄河,看着大地山川频繁地变换着模样。我去过的最西北的地方,就是兰州。而要去敦煌,还要两倍多的路程。

没料到,敦煌就这样将我拉扯着,揽进了怀里。远远看去,敦煌平缓而暗黄,犹如黄金砌成的国度一般,有绿树成荫,有枯老的胡杨,也有清浅的湖水。这些景象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似曾相识,又截然与心心念念的场景不同。

与朋友相聚后,我们已经是饥肠辘辘。敦煌的美食很多,其中最让人食指大动的,是驴肉黄面。面条色泽明亮金黄,口感劲道。据朋友说,这与敦煌常年少雨多旱有关。看到拉面师傅在后厨舞动面团,就让人垂涎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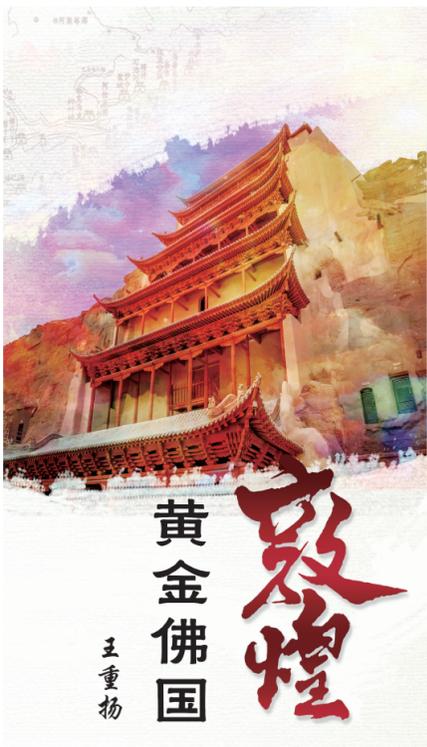
长途跋涉后,且不急着去莫高窟和鸣沙山,先就近去夜市体验下敦煌非凡的地气文化。沙洲夜市,仿唐建筑将我们带入了丝绸之路最繁华的时代。游人摩肩接踵,我们在稠密的人流中,寻找着琳琅满目的异域文化,仿佛置身于千百年前各国商人交流的集市,挑拣起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夜光杯的光芒,写下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边塞豪迈;扇面上的小图,描勒出“故乡飞雁绝,相送若为情”的伤别意境;两枚李广杏,嚼动了一段悲喜交加的历史烟尘;几声胡琴,牵扯出“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征程。我们缓缓走,细细品,静静听,默默看,将书本和文字与敦煌的风物对比、契合,终于完成了真正的融合。

休整一夜后,先去莫高窟。清晨,阳光还有些冷,我们已经乘车来到莫高窟外。荒凉空旷无尽,数不清的石塔陈列其间。不用说,这一定是敦煌历代僧人的圆寂塔。余秋雨曾以此为名,写了散文《道士塔》。由于国庆期间游人非常多,尽管我们尽量早起,但依旧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能进入景区。

蓝天之下,大地之侧,沿着河床,一座座石窟悬挂在金黄的石壁上,如同宫殿般雄伟庄严。远远望去,莫高窟石窟群以中间的九层楼为中心,均衡地分布开来。仔细看看,洞窟大小不一,独具特色。相比于省内另外一座名窟麦积山石窟,莫高窟洞窟较低,几乎紧贴着山体的最低处。这里的石壁有些独特,犹如刀斧劈就一般,平整又光滑,应该是凿窟时的工匠一凿一锤修整而成的。

游人如长龙般,蜿蜒盘旋在景区内。我们步履缓慢,一步步靠近石窟,靠近那些深藏于书本和历史中的文化。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始建于前秦宣昭帝苻坚时期,后历经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西夏、元朝等历代的兴建,规模逐渐弘大,共拥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

眼眸是沉醉的,内心是震撼的。我们排队,一一与雕塑和壁画对视。洞窟深处,光芒黯淡,我们只能模糊地辨认着画像上的轮廓和色泽。一幅



幅壁画栩栩如生,每一笔都细腻到位,给人无尽的艺术美感。可能小看这些壁画,几乎每一幅画都讲述一段故事,有些来自佛教典籍,有些则来自创作者自己,这不是简单的描绘,更多的是智慧交融,和文化的撞击,没有真正的智慧,很难画好一幅壁画。无怪乎,那么多的美术和文化大师,要千里迢迢赶来,观摩和临写壁画,沉醉其中不愿离去,从中汲取艺术和文化养分。色彩丰富,文化鲜活,石壁上那些仙佛仿佛浮出时空的封印,曼舞在我们头顶。我分明感受到了他们纯净的欢愉。

你好,千年前的仙人,我是文化爱好者。你好,后世行者,幸会。1938年冬,一支由13位年轻人组成、李丁陇担任队长的赴莫高窟探险队伍从西安出发,他们是敦煌第一代守护人。

1941年3月,著名画家张大千重新打点行装,再赴敦煌。一行十余人,连同画具、颜料、各种用具器材与基本食物,共计骡车七八十辆之多,浩浩荡荡,西出阳关。

1943年1月,在梁思成、徐悲鸿等人的大力推荐下,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随后便踏上自己梦寐以求的敦煌之行,这一去就是一生。

这许许多多的文化行者去敦煌,有些晚,但已经是最快的速度。痛心疾首的感觉,每个国人都会有,发现敦煌壁画,重视文化遗产,我们历经了波折,遭受了损失,前路依然任重道远。

有不合,有不甘,却不得不被人流推动,远离这些美丽温暖的灵魂。一百多年前,莫高窟也经历过这种无奈的别离。愚昧无知的王道士,毁损着雕塑绘画,又自作聪明地打开藏经洞,让珍贵的文化悉数流散,成为掠夺者的战利品。千百年来,创造和呵护,短短数年间就拱手于人,怎不让人心生怨恨和遗憾。可惜,时间有限,短短两个小时的参观,根本看不到石窟里的精髓。更多的内容只能从网上搜索查看,再细细品味沉淀了几千年的文化内涵。

欣赏完敦煌壁画的美,咀嚼着文化流失的痛,我们离开莫高窟,去鸣沙山。

远远地,就有一长队的驼影挂在天边。阳光正烈,我们看到了路边的西瓜和帽子小摊。几口甘甜之后,我们戴上大棉帽,去追沙。

沙山如驼峰般起伏着,细密的沙屑翻过鞋帮,爬进了我们的脚掌中,柔软,酥痒。风来了,带来悦耳的驼铃声。我们欢笑着,如孩童般舞蹈,眼睛里装满了纯净和满足。

沙丘优美的曲线折向顶点,沙子五彩的色泽弥漫了世界。在风与沙构造的视觉艺术里,我们放下所有重量,接受它们的揉捏,努力成为美景的一部分。骆驼从身旁走过,游客们坐在柔软的驼峰上,沉迷于此刻的惬意中。我看到了黄皮肤、黑皮肤、白皮肤的人们,随着队伍缓缓前行。文化的伟力,不动声色就折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来时风尘仆仆,饥肠辘辘,归去是定是心满意足、留恋不舍。攀爬是艰辛的,因为沙山是一颗颗沙粒堆积而成,一脚下去,深陷其中,要拔出来颇费力气。但大家都努力往上爬,向着最高处。

山的尽头还是山,沙的尽头是水。月牙泉静静地躺在沙漠里,周围围满了数不尽的惊讶。这种惊讶持续了不知道几千年,或者说,它一经存在,便不可思议。在所有人的想象中,沙漠一望无际,没有生气,连飞鸟都不敢轻易进入,更何况是水。

但是,月牙泉保持着自己的倔强。她静静独立,一站就是永恒。月牙般的弧度,湛蓝色的水面,像是埋藏在沙漠里的蓝宝石,散发出异样的光芒。人们长途跋涉后看到她,总会觉得有些恍惚,有种海市蜃楼的幻觉,等他们试探性地靠近,勾起清亮的泉水,一饮而尽之后,他们从全身清爽的感受中,确认了泉水的真实性。

滑翔机从高空越过,留下游客们的高呼尖叫。我确信,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山与泉,因为,不同的角度看到的美大不相同。人类驯服了骆驼,让它们承载沉重的行李;研发了飞行器,得以俯视山水。但在美景面前,却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傲慢,低下头,感受其带给心灵的震撼。

夕阳即将坠落,余晖从沙峰上留恋不舍。世界昏暗下来,如幻灯片一般,即将结束它的展映。人们据守在沙丘上,不愿离去。无数人点亮手机的灯光,互相应和,像极了天上的星斗。有人唱歌,有人欢舞,灵魂最后的狂欢,显得有些夸张和无奈。

到了敦煌,我们都不想走。在这黄金佛国,我们释放了隐藏许久的东西,接纳了期盼许久的东西,也收下了似真似幻的生命体验。在这里几日,不异于行走了千年。有时,真想做一棵胡杨,生长千年,站立千年,不朽千年,长久地守候在这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上。我们应当会遇到非凡的取经人,会见证真正的爱情,会收藏最美好的心灵。他们是过客,也是我们自己呵。



冬者,终也,万物皆收藏也。每到冬天来临,特别是在农村,家家户户都要趁着天气晴好,忙着储藏过冬的物资,因为它关乎着一家整个冬季的一日三餐,实在是一件大事。

记忆中,每年大暑过后,母亲就开始为冬藏做准备。吃不完的豇豆,用开水过一下,捞出后用冷水浸漂,然后挂在铁丝上,远远望去,像珠帘,甚是好看。晒干后的豇豆略回潮一下,就捆绑后储藏了。还有梅干菜,选品相不怎么样白菜,腌制半个月,沥去菜卤,切短放置大竹匾里晒干收藏。此外嫩油油的豆角,开得灿烂的金黄,结得正旺的茄子……都被母亲采摘下来,洗净,切片或切段,放在锅里煮熟再晒干,收藏起来,以备冬日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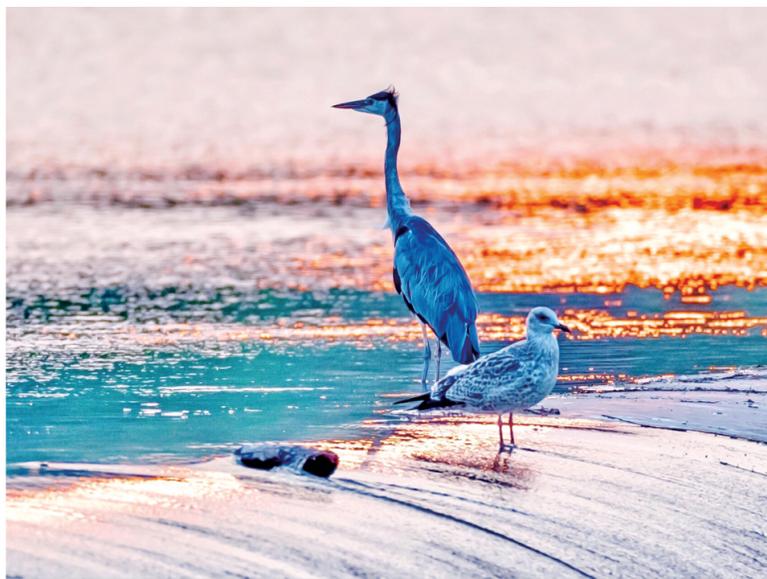
到了立冬,为了防止蔬菜冻坏,院子里,父亲在地势高处挖一个口小肚大的菜窖,窖内又分三四个小室,分别储藏白菜、萝卜、土豆等菜蔬。窖口盖上木板,在木板上放置一捆稻草遮挡,菜窖就成了农家的“保温箱”,即便外面风雪肆虐,窖内这些蔬菜也安然无恙。母亲还将挑剩下的萝卜白菜,洗净晾干,杀杀水分,腌制成酸菜。当然还有芥菜、芹菜、辣椒等,都可以腌制。它们经过时光的淬炼,成为冬日最好的下饭菜。

待到寒风凛冽,蔬菜短缺的冬日,这些冬藏的蔬菜便一个个闪亮登场。干豇豆排骨、炒腊肉、蒸红烧肉……干豇豆咸香诱人,香味浓郁,让人吃得浑身发热。梅菜扣肉,梅菜油润鲜美,咸中带甜,五花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美不可言。窖藏的萝卜,可凉拌,可炖汤。还有土豆、白菜等,简单点,炒个酸辣白菜、醋溜土豆丝都不错。那些经过盐渍的咸菜咸、酸菜酸、炖鱼、做小炒肉、加工成调味小菜,皆是开胃下饭的佳肴。辣椒酱更是通杀一切食物,是冬季不可或缺的菜品种。

冬日里,饲养了一年的猪,宰杀后腌入大缸,一个星期后,等盐味、香味都渗到了肉里,再一块块取出挂在房梁上,风干成腊肉。待到春节,从挂绳上取下腊肉,在微火里烧过,洗得白里透红,放入大锅里煮,浓浓的肉香就从锅里飘出来,满屋宇弥漫。这时阳台上、屋檐下,还有母亲腌制好的腊鱼、腊鸡、腊鸭、腊肠,在冬日暖阳里摇曳着,闪着油光,一屋子的冬藏气息,随香味飘出很远,日子也沾上了永不褪色的芳香。

古代医典《灵枢》中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可见,人体也应顺应大自然的“冬藏”之机,早睡晚起,养精蓄锐,静以养心,不动肝火,顺应时令,适度运动,合理饮食,多温少寒。这样,才能使人体的机能状态得到有效的改善,从而使来年精力充沛,御病强身。

俗话说“冬不藏,春不长”。“冬藏”是朴素而智慧的,它藏着一份收获,藏着一段烟火日子,藏着父辈们对幸福生活的展望。而我,也在这一年又一年的冬藏中,不仅品尝出春生、夏长、秋收的丰盛和厚重,也读懂了人生的平静与安详。



《各有所思》 周文静 摄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合贯通的典范。敦煌及西域的文书文物的发掘整理,复活了中国及世界许多被遗忘的往事。”位于甘肃的敦煌以及新疆,都属于广义上的西域地区。但凡文化交汇的地区,哪怕经过沧海桑田,也最终会在当地留下丰富多彩的文明遗址和地下文物。西域地区自然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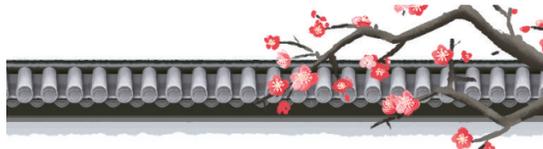
譬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周边地区相继发现了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古代王国的城池和寺院。最著名的自然是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个中世纪的宝库,里面藏有数以万计的汉语、藏语以及许多未明语言的古代写卷。遗憾的是,西域文明遗址是被外国人先后发现的,自然这些珍贵的文物也遭遇了他们强盗式的掠夺。这些外国人中就有斯坦因,他在西方学界的地位极高,被誉为“同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

斯坦因曾在1900-1931年间进行了著名的中亚探险,重点是中国的甘肃和新疆。斯坦因在新疆、甘肃的发现以及他对这些发现物的初步研究都证明了中国文化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以及中国与西方在汉唐之际经丝绸之路进行的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斯坦



因被誉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开山鼻祖之一,是因为他的中亚考察以及在考察中所获的敦煌吐鲁番文物以及其他中亚文物是当代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是斯坦因综合他三次中亚探险考察与考古发掘的成果(包括研究成果)而写成的通俗著作。

《西域探险记》是《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的精装版,本书包括“西域往事”“千佛洞石窟寺”等二十章,简明扼要地记述了斯坦因四次中亚探险考古的主要过程和重要收获,复原了中西多元文化交融的西域历史图景。其中涉及到的地域包括尼雅遗址、米兰遗址、古长城遗址、吐鲁番古遗址等多个地区,全书辅以大量珍稀考古实景图、文物图片和遗址平面图,图文并茂,贯通了遗迹和历史的文明



故乡,老屋

胡美云

老屋看着一点也不老,两层的小楼房,墙面贴着白色的瓷砖,二楼阳台用铝合金和钢化玻璃做的防护网。

每次回故乡,近乡时,远远的坐在车子上,我就能看到老屋。阳光照在墙面白色的瓷砖上,熠熠生辉——老屋就像一座新房。

故乡靠近江南,上半年照例雨水不断,三月梅雨四月清明五月端阳,每一天都是能拧得出水的湿答答的日子。

福建夏秋交替时最多台风天。午后,风裹着暴雨正在窗外嘶叫着,母亲从江苏给我打来电话,满怀愁绪:“伢啦,老家的房子我一定要回去检一检了。这两天天下着,我心里急啊。队里大嫂昨天又打电话来了,说家里下雨漏水,二楼半间房恐怕都是积水了。”

这几年,母亲因种种情况,一次又一次打消了回乡的念头,将回乡的行程一再往后延着。这一延,竟是近三年没回故乡了。

老屋久未住人,久未住人的老屋怕雨——母亲何尝不知。

于是,乡下的每一场细雨都成了催促母亲回故乡的鼓点,紧密地敲在母亲的心尖上。

“不回去请人修检好,我这心里一直压着一桩大事,在这边安不了心做不了事啊!”

想到了雨季过后,六月出大太阳时,母亲都会检修屋顶,修整着房前屋后。等都修整好了,开始发动着我们几个孩子,成箱成箱地把衣服被子搬到院子里晒。小小的院子,白的棉被,花的被单床单,我们花花的棉袄,铺满整个的小院子。太阳照在上面,阳光游走在里面,能听见阳光与棉丝碰撞着,发出热烈的声响。老屋被包裹在棉絮的香味里。

那时的老屋不过是四间土坯屋,那时的母亲从不担心老屋会漏雨。

老屋是母亲的念想,是她一生勤劳,日子越过越好的见证。

两层楼的老屋建于一九九八年,是父亲和母亲经手翻盖的第二栋房子。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住的是爷爷留下的三间窄小破旧的土坯屋,是真正的老屋。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将那真正的老屋拆了,翻成了亮敞敞的小四间。等到我十八岁时,乡间一阵风似的流行起了盖楼房,父亲和母亲自然也不甘落后,用省吃俭用的余钱加外借了些,把墙壁已然斑驳,而且也根本不够住了的小四间拆了,盖上了两层的小楼房。

那时的老屋叫新房。在新房里,我们成长脚步似乎都快了,匆匆间少年,忽然间成年,老屋见证着我们姐弟四个的嫁出与迎娶,见证着父亲和母亲从腰杆笔直到肩背微驼,从满头青丝到一头花白。

我们初成家的那几年,老屋是热闹的,小弟的儿子出生了,节假日我们姐妹也会各自带着孩子回家。孩子们在老屋里玩耍嬉戏,我在灶下添着柴火,与灶台边忙着的母亲闲聊,仿若儿时。老屋里欢笑一片。

后来,小弟夫妇外出到江苏工作,有了新的房子,孩子接过去上学,母亲也跟着过去了。老屋和故乡许多栋陆续空下的楼房一样,沉寂了下来。

抵不过母亲对老屋的牵挂,今年暑假的时候,小弟开车将母亲从江苏送回了故乡。

母亲在江苏一住已有近十年,在他乡的母从不把故乡叫作故乡。每次与母亲打电话,她的开头方式通常是:今天老家大嫂打电话给我了……我今天往老家打电话了……过些日子啊,我想回趟老家……

和许多从故乡走出在他乡安家的人一样,母亲也把故乡和老屋并作一起,称为“老家”。

小弟发来母亲请人修检后的老屋照片,新翻的屋顶,门前的院子砌了院墙,院子新装的不锈钢门,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院里的旧板凳上,坐着正在择菜的母亲,对着镜头,笑得温和而安心。便有忽然而至的感动涌上心头,有了似箭般的归心。

想起母亲常在电话里的絮絮叨叨:老了啊,我还是要回老家住的,种些菜养些鸡,这样,你们逢年过节时就都可以回老家了。

关于故乡和老屋,母亲似乎什么都没说,但又似乎什么都说了。

我心念着的故乡,是有母亲住在里面的老屋,只有母亲住在那儿,我才有家可回——母亲,她一直都知道。

多元文化交融的西域图景

——读《西域探险记》

彭忠富

脉络,揭开了引人入胜的古迹神秘面纱。

在“西域往事”中,我们了解到张骞促使西汉最终开通了丝绸之路。汉朝管理这条丝绸之路长达一个多世纪,汉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是由于外交手段运用得当,以及优秀文明的巨大影响力。而在“千佛洞石窟寺”中,斯坦因间接讲述了自己为了掠夺敦煌文物,刻意隐瞒自己身份的卑劣行径。不过,在其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敦煌文化的灿烂,譬如他说,“大型石窟寺以及许多小石窟寺石灰粉墙壁上的古代壁画,虽然都是佛教内容,但是其艺术价值之珍贵,令人叹为观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有的壁画都保存良好。这当然要归功于当地气候和石窟寺墙壁极度干燥的环境。”